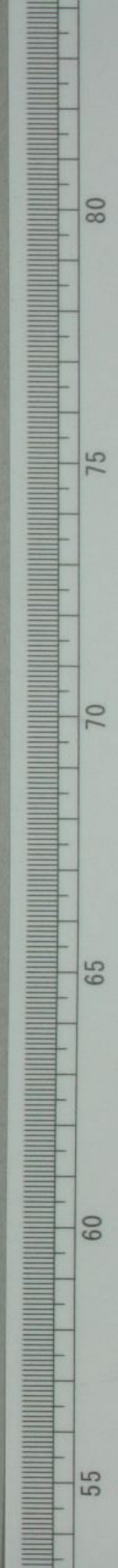




九十四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9



文庫 11  
D 263  
19

後漢書卷之九十四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

太守

恢或作悵音徒濫反

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

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

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

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遠在海濱其俗誠

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

其贈

010190558318

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

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微，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

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

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

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

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

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

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輓壇也。五

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輓，注云：祀輓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轆

輓而去，喻無險難。○劉放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芻芻棘栢，此少一芻字也。功曹以祐倨

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

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

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

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

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

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

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

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為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

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

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

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

而怒曰有君如是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

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

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

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

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

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

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

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

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

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  
 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  
 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  
 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繯投之而縊也繯音胡犬反祜在膠東九年陳留  
者舊傳曰祜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遷齊相大將  
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祜聞而請見  
 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祜因謂  
 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祜亦徑去冀遂出祜為河

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

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

子馮 銅陽侯相銅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名於世陳留者舊傳曰鳳字

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

穎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

楚封堂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

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

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猷畝之間

前書冀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

以師喪弃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

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

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

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

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

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

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

並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甘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

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

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

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曰觀夫仁孝之辯

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

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

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

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

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

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

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

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綵飾也末雖繁

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

猶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

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

載有若之辭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

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

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

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

不得賢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為稱虞舜顏回是也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

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

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

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

總兼其美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曾參閔管仲以九合

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于鄆兩

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

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

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

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

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

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朝則誦

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

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

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辭高堂邃宇鏤檻

也板言誦經典之餘投射洋洋乎

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渙爛今其溢目也渙爛

文章

後漢書卷九十四 延叔堅傳



也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

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已之

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

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人傳

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束修謂束帶修飾鄭玄注

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

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先君

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赧音文板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

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

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

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

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

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章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

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

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

尚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猶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弼少篤學

聚徒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

聚歛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

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

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

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

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

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

其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

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

而二弟階寵

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

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

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快也謂彼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

率羣不逞之人剽音足妙反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

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

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州司不敢彈

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

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滋蔓為害彌大

滋長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

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癭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髡笞掾史

從事坐傳責曰

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

而責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

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其陵亦考

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自是其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禮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函五常

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

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為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  
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  
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疆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  
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  
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  
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  
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劉敞曰案文說字弼乃大怒  
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

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  
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  
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  
孝廉裴瑜送到崢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  
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  
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刎頸九  
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  
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  
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

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

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

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

牖里閔散懷金牖里殷獄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

括閔天學平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

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

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

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

字雉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

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

激揚折讓摧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

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至翁

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劉敞曰注有封孫案文少一子字史弼

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謂子

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

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

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

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

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

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

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

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

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

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

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

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嘆息援琴而絃歌以

女貞之辭自經而死○劉攽曰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夫士力爭友義貴切磋孝經

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書

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

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

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

瞽言哉無目明曰瞽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與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

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

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

披圖索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

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

世祚不競競疆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

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

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

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于比乃自殺王子朝

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

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

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

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

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

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

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

文書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

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糝謬糝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

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

書謂文字為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

並敦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却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

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

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

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

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

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

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



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朏王

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速在日前故早見

劉向以為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日行遲而月

行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

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

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既食之

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治

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

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

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

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

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屍不得收葬

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覓后以王甫程阿所構

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

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

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

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理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

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

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年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

遷舉之事責成主

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蠲除也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

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

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

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送豐植

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

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

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

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

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

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

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

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

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

今先害○劉放曰案文少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

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

詭詐也轅轅道在今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

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

卒臨困勅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

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

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告守令曰故北

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

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

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

及子孫賢者子孫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存其子

孫并致薄醊音張芮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

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

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危亂而

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

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

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

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

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豈先計哉

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

字臺卿以其子為御史故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

本土也岐王幼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

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岐娶馬融女宗姜為妻敦兄子

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尋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

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撤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賤融如此也通一往造之重疾卧蓐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

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箕山之操易曰遜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

弼注遜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

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

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

受美書卷七百 道安傳

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

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

舉理劇為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水錄曰岐為長柳疆討姦大興學校

也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

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

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

玳音玄

郡人以

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玳

深毒恨

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

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此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延熹元年玳為京兆

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玳果收岐家屬宗

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

東從事為玳所殺戩音翦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

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

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

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

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執

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

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

尼屯歌

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  
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  
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譔次以為  
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闔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上之留中不出靈  
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  
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  
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  
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太守

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

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

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

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

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

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

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

兵安人之道又遺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

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

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支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

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

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

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

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

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

便下下訖便掩坎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

錄傳於時

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

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

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敞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今有之而政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

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卷之九十四

後漢書卷之九十五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



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  
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交至每佳賢卒權衆日  
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  
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  
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  
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  
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

兵入曰振旅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

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

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

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

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

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

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

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禮記曰

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詭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

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

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

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

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

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

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憐如焚魃旱神也大賊

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

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

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今大將軍梁

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

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皇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

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

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人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

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

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

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郭閎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兖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

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  
 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音皆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  
 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  
 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  
 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  
 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

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太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起  
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

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

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  
 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  
 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  
 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  
 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  
 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  
 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  
 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

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

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

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

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

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

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

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

鄒曰案文軍上少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

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

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

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故恥以片言

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

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

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

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讐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

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

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

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

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

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

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

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

潔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

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

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

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

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視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

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

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

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

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

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  
 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  
 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  
 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  
 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  
 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  
 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憲禁當急舉奏芳曰威明  
 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吾當為朝廷  
 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

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  
 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  
 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  
 以為規賢○劉攽曰案文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  
 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  
 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  
 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再

誅外臣

殺柱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

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

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

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

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

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

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

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

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

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

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

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

怍，慙也。

察皇

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

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宜伐，而讓

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各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

也。北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



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

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與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

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

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

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

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

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

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

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各縣也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與和親共擊

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

豪帥感與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

枚與並受之郭僕注山海經云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

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

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

及與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

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

遼將軍 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

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

熹元年鮮卑寇邊與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

年梁冀被誅與以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

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

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

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

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嚴加賞

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

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

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

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部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

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

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

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

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屯五原郡曼栢縣漢官儀曰烏

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

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殺裒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螿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

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電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

龍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順至為休

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

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

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

動威尚書太傅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板國人大恐王葬周

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

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

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

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

人懷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

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

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

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

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

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

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

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

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

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

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

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

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

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

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

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

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醢酒一盃

而祝曰甌婁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

鑑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

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今吏以棺葬之

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澤及朽骨又况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

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

君遣馬三月得千里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

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碁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

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士爭歸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

燕馬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

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孤微之人

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企心東望

無所復言煩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

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

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

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勲名

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與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

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

期而復纏以續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窳朝

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

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王匣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揚

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

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

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

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品云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宜者鄭眾封鄭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

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

與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與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

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

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

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

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在能政劉敞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

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頰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太山瑯邪賊犯東郭竇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頰漢官儀曰訟字公孫也輩人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

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

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



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  
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

劉

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又雜種羌屯聚

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

允音鈿街音階

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

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  
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

貪共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固猶停留也

義從役久戀

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

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  
人守關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為郭閎所誣詔問其  
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  
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  
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  
冬復以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  
多滇那等僂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  
落詣頰降當前煎勒姐種猶是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  
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復逆擊於鸞鳥大破之

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

殺

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

左傳

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

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

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

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

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

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

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

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熲眾恐熲

乃令軍中張鏃劉放曰案文鏃非可張未知何字利刃長矛三重挾

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

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

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音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寃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功慰神光馬賢等亡寃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

走馬水上東觀記段頰傳曰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

之餘虜走向洛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

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也

頰士卒饑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

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後漢書卷之五 段頰傳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

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胹也

既到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

餘寇四千落悉

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

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

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

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

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

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

臣兵累見折衄

傷敗曰衄音女六反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

盡

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

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

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

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

怒假手行誅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

昔邢爲無道衛

國伐之師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

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

衆和師克

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

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

後漢書卷五十五

故宮縣邑更相通屬○劉敞曰宮縣案文宮當作非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

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與為漢吏

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

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

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

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

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

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

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

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

四億今適莽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

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

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

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

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

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

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

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

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

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

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

軍至拜侍中

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在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

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請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戎驂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各谷有水

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卷之九十五



皇甫淑問張然曰並味谷縣教京相璠為京兆三閭  
呂張士燕並信然也靈帝詰然妻于張本據陳然與  
又敢於獄中詰責之然增然張家為張然守常計

後漢書卷之九十六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  
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  
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  
任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  
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以諫爭不合  
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

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樂安

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

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

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巨秋反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

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

埏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

路曰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

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不欲數以

其易黷故也

黷媒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况乃寢宿冢藏

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

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

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

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

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

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今二

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

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  
 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  
 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  
 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  
 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  
 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  
 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  
 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  
 也造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  
 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  
 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  
 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  
 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  
 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  
 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  
 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  
 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  
 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

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

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

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

計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

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

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

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媵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

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

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

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劉敞曰案文今當作今皆謂獄由怨

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

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

書也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

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

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

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

田尚書無逸  
篇之言

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

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  
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  
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  
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  
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  
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  
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  
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

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  
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

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

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  
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  
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  
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  
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  
亮達文武兼姿○劉敞曰案姿是  
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施刑徒李

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

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

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

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

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

竟考殺之○劉放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

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

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

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

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

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

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

今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

及齊人狩于郟譏其與讐狩也僖公二十一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宜先自整

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

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

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

帝以蠶吾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

矣即位 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

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

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 天啟聖意收而戮

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

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

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

下有何悃悃說文曰悃悃志念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

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

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

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

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

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

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

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

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

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史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

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 未有二臣有專命之

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

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

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

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以下各敷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

於下休禎祥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

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

廢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申

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史曰案文吏當作史人尉府有長史故因

**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璲字文理高唐人高唐縣名

今博州縣也璲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

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

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

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

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

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

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

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



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

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

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温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温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

阮古老相傳以爲秦阮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間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

商容之間闕天封比于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

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

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

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

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於

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

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

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昔之言也

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

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

猶春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

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

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

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

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

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

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也前太尉陳蕃

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

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袁

盎曰主在與在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

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

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儀以厲

俗無德不報大雅所難詩大雅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傅陳蕃輔

弼先帝出内累年内音納尚書曰忠孝之美德冠本

朝蹇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閭丘邛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

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

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聞割地之

封功德是為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

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

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

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

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

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

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

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

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

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

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

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

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  
 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  
 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  
 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  
 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  
 曹節公乘昕王甫鄭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  
 天下趙夫人即趙婕妤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  
 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書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水  
 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

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  
 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  
 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  
 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  
 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  
 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  
 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  
 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迂猶適  
 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

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貨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劉放曰案文授當作受誓死

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悻俗而驅馳嶮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達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

相恤也。以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

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

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業矣。

懔懔，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

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

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

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

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

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

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

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

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言固爭，球怒收允，欲殺

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

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

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

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

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

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

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

懷挾忿怒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遺也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

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

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

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

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

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

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

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怨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

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晉悼宥

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

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為

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

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

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

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

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禮周

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

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

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

塵中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

者甚多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

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

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

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

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

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

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

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

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

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



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

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

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

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

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

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

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

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呼雨止曰霽。瑞曰：自

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

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

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

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

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

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

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

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

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

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音力登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

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放曰今若一旦解兵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

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

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

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

喪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

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

皆掠拷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

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

也音火 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 劣如僅豎胡种樂人

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

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

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

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

鍾繇長史

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緝合也易

下繫曰入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那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

傾節謂矯情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

工拙誅卓為工被殺為拙也

美之知也文並身才高夫王石雖不為其具同聞不

其難同其間而端其罪當此之却天不繼賴矣白

備曰士錮以五立亦以藉齋苦王衣之辨董卓而代

太師執為時國豈哉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

後漢書卷之九十七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

之塗異也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維人生厚因

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夫刻意則行不

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

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

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

陶治以成之管子曰天地之制人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植叔末澆訛王道陵

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

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

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

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

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

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霸德既衰狙

無蒲狄乎此為廝臺解情也並見左傳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首七余反廣雅彊者以

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

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

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士之飾

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

謀以鈞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羸糧而景從也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

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

寬賒文禮簡澗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謂信

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輕死

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

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自武帝以

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

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

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至王莽專偽終

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

稿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

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

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

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

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婞恨也音

刑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往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

曰下之事上也下必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若

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其陵有南北部

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

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爲謠曰汝

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

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

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

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答

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

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

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

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寇寇猶首也

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

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各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

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也論語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

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



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人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

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

共相標榜

希望也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

指天下名士為之

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

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

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

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

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

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

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

蕃姓也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

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

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

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

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

黨而儉為之魁墀除地於中為壇墀音禪魁大帥也靈帝詔刊章捕儉

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

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

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

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

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

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

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

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

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

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

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

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

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

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

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

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

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

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

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

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

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

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博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

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

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玉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

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

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

後漢書卷九十一 劉淑傳  
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  
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  
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  
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  
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  
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  
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  
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

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  
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  
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儀曰  
修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

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  
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

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  
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

延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

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疾拭血進戰遂敗寇

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

郡故城今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

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

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

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

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

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

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

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溷軒

廁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

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

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

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

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  
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  
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  
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  
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  
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  
衆使皆赴湯蹈火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  
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  
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

梁惠王瑋

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

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  
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  
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  
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  
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

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夫  
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

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

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

之以法肆陳也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

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

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  
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  
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  
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今膺等投身疆禦畢  
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嘆息夫立

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

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為內史臣賢按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

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為冀州刺史緄前討

荆蠻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

以此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

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膺著威幽并遺愛

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難盤結於

是乎解也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

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

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

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

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

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

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

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不定禮云公族有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

解見張輔傳

昔仲尼為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

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

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

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

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

積阨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

接者名為登龍門

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

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

及遭

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

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

解見耿弇傳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獄名解見靈紀也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

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

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以朝廷為汙穢也

及陳蕃免太尉

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



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

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

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

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鬼

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

未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

且乎以膺黜故喻之也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

弃君子同小人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方今天地閉大人休

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

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雖匱人望內合

私願匱乏也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

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

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

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

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

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于亂

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

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

奪音耳字不可通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

謝承書瓚作珪

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

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

世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

軌車迹也

言絕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

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

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

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

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

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

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

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

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

祐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

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郡君年可人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

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

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

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順城令兗州舉為

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

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

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

理寃結政為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

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

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

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

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

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没入

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

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

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

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高揖

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吾

子懷遠氏之可卷體寧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寧子名俞並衛大夫論

語孔子曰君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寧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

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茂

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

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

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

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

東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

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

秋緯十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

之二篇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

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傷會九

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勵吏兵討破

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

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

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

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

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

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

高氏蔡氏並皆富植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

交通比門猶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

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

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

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  
歎曰孽自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  
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  
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  
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  
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  
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欲守道疾惡故  
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  
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  
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  
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

孝廉歷慎令貝丘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

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  
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  
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

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

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

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

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

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

版笏也

郭

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格正也

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

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

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

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

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忠臣除

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

後牢修誣言鉤黨

鉤引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

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

無罪將理之於帝

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

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

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

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堦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

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

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



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

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諭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

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

其意如何○劉放曰見則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

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劉放曰案文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

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

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

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

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

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

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

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

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

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建寧二年遂大誅

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

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

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

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

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

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

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

風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

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

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

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

後漢書卷九十二 尹勳傳 三十一  
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

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

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

後漢書卷之七  
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  
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  
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  
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  
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  
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  
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  
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  
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

高祖立為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

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

常侍侯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

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還絕章  
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  
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  
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

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

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

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

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秦也。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

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

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壅江河，塞壘

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

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豫爲南郡太守，

以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

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

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

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

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

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

嚴，聞暉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劉放曰：劉

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瑨委心暉，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

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

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

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

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

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

覽使況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璿下獄死璉與  
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  
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  
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  
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  
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  
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  
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

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  
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

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  
蓋並誤也詹事及相俱  
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

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

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  
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

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

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闡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

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兖州縣

少為諸生家貧

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



後漢書卷九十七 賈彪傳

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

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

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

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

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

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引南劉歆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彪怒曰賊寇害人

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

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

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

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

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

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

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暄以

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怨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

要金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劉卒子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少遊

學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讐以頭醢其墓

醢祭

醉也音竹歲反

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

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

荆豫之域

○劉攽曰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

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

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也是時

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顥常私人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

共謀卓會爽薨顓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顓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顓屍而葬之爽冢傍

贊曰涓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音歷說

文曰礫小石也言涓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猶無並銷長相傾猶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

猶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秦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徒

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騰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爨

後漢書卷之九十八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

文廷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焉

能處斗筭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

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

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

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裹衣博帶，

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

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幅，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

為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

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

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

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

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

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

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

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

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檐彌路柴車葦裝塞塗盖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

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

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

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

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

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

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注注若干頃之

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

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

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也

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

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

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

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

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

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  
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  
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  
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  
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  
反 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王  
使人於孔子問

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慎勿恚恨責躬  
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  
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

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  
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

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  
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  
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

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  
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

蔬與客同飯草食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  
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  
縣在魏郡北地客居

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

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即士

門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敞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為諸生

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

問由是學中以坐下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熹與人報讐

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

頭謝罪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

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

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

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

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

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

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自厲

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間所

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



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

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召公子許

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

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

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

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

阻難徵徵明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

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

將其名姓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亨通也

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程孟軻

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

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

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襖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襖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

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

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

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躍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時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

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

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

謝承書曰文經

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

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

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

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

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

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

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

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

佃音胃謝承書曰馮

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

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

唯妻子

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平其

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

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預

少俊名節好人倫

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

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

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

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

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

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

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

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劉

敝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

命品

藻為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

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

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

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

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

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

排擯靖不得齒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

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

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

與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

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

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

阿繇字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及孫策平吳劭

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

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章汝陽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明發周流永言

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

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

四十四年三月三日晴有風

後漢書卷之九十八

48-11164

